



顧炎武全集

14

顧炎武全集

14



天下郡國利病書_(三)

嚴文儒

羅爭鳴

方笑一

戴揚本校點

揚州府備錄

揚譚

范守己

古揚州兼吳越而言。秦并天下，置九江、會稽二郡。漢武帝分置十三州，復爲揚州，領會稽、丹陽、豫章三郡，共六十一縣。後漢揚州領九江、丹陽、廬江、會稽、吳郡、豫章六郡，共九十二國邑，廣陵、江都諸縣不在其內。漢武分置徐州，領琅邪、東海、臨淮三郡，楚國、廣陵、泗水、六安四國，共一百八縣。後漢徐州領東海、琅邪、彭城、廣陵、下邳五郡，共六十二國邑，廣陵、江都諸縣，俱在部內。則今之揚州，乃徐州故地，不當云揚州也。古揚州先在歷陽，今和州，後治曲阿，今丹陽，最後治建康，又治會稽，尤與江都無干涉。

今揚州地，漢初屬淮南國，英布死後屬荊國，劉賈徙後屬吳國。劉濞滅後，景帝更名為江都國，徙汝南王爲江都王。武帝更名為廣陵國，立子胥爲廣陵王，領縣四：曰廣陵，曰江都，曰高

郵，曰平安。其北爲臨淮郡，領縣二十有九：曰徐，曰取慮，曰淮浦，曰盱眙，曰朐，曰朐陽，曰開陽，曰贅其，曰高山，曰睢陵，曰鹽漬，曰淮陽，曰淮陵，曰下相，曰富陵，曰東陽，曰播旌，曰西平，曰高平，曰開陵，曰昌陽，曰廣平，曰蘭陵，曰襄平，曰海陵，曰輿，曰堂邑，曰樂陵。內四縣屬今揚州，射陽、鹽漬、海陵、輿是也。嘉靖中，盛儀作惟揚志，乃曰廣陵國屬縣無考。豈漢書地理志儀未之見耶？且以「惟揚」爲志名，亦可一噓。王莽改廣陵爲江平，後漢復爲廣陵郡，劉宋改爲南兗州，北齊改爲東廣州，後周改爲吳州。隋初爲揚州，大業間改爲江都郡。唐武德二年，復名南兗州。七年，改爲邗州。後又改邗州爲揚州，立揚州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使，皆治江都，由是揚州之名，始在江都矣。今人呼揚子江，不知所由名。案隋江陽縣有揚子宮，遂名揚子鎮。唐改爲揚子縣。南唐改揚子爲永貞縣。宋復爲揚子縣，後陞爲真州，治揚子。政和七年，賜名儀真。揚子江之名以此。

泗州有水母廟，又有水母井，世謂爲龍母鎖于此井。案禹因淮水不寧，鎖支無祁于龜山之下，則是水禽，非龍母也。

淮安有桃源縣，縣內有桃園驛，不知所由名。唐宋以前，俱無此縣，想元以後所置也。或謂桃源即桃花源，陶靖節所記者，大謬。桃花源在常德府武陵西。或謂爲玄德結義處，尤謬。

桃園在涿州。

揚州府志

賦役書

國家稽古定制，以版籍覆天下丁甲，而賦稅一以田畝爲定。時海內甫平，民新出湯火，揚州土著僅十八戶，已漸復四十餘戶，其餘多流寓^(一)。有軍民、匠、竈、力士、校尉、馬船戶之屬，畢以其業爲籍。有司更十歲一清覈，按其戶口登耗與事產田糧收除之數，以審均其徭賦。如令甲云，賦二等，夏徵夏稅，秋徵秋糧。揚州歲徵夏、秋稅糧三十五萬餘石，戶工部所派存留、起運、該納之科，諸規則甚具。貢課或非任土所有，則以折徵。其役法，則有里甲均徭及雜泛諸役，悉倚辦于民。當是之時，淮南地博衍，凡田土民得以其實自占，多沃壤，諸塘蕩灘場茭收種殖之利，悉捐以聽民，不領于縣官經費。時則靡有旱涸淫溢之災，而國初法令嚴察，吏靡所緣爲奸，于稅糧易供，即賦重而民不稱億焉。然于時興化民孫關保挾諸富人睚眦，奏訐欺隱田地狀。事行，徙諸土民于涿州、良鄉，增興化浮糧二萬石。而泰州當揚十屬之一，歲賦當其什三，率田一頃，科糧六石有餘，于則壤不均已甚，二邑苦偏累矣。宣德中，令天下沿河商旅輳集處所設立鈔

關，歲遣御史及戶部官監收船料鈔，所榷本色錢鈔，輸內帑以備賞賚，或徵折色銀歸太倉，備邊儲。揚州鈔關之設自此始。而馬政一統于南太僕寺。先是，種馬未有定額，弘治中，以揚州隸江以北，論地畝養馬，視北直隸七府例。其制以一兒四騾爲群，立群頭；五群爲一大群，立群長。在江北，率田二頃，領兒馬一匹；三頃，領騾馬一匹。歲免其租入。每二歲責納一駒，解太僕俵散，以備騎操。凡種馬倒死及孽生不及數者責之償，而民間苦養馬甚。通州、海門地斥鹵，興化濱湖之鄉不宜馬，故無免徵田。及六安州、宣城災，乃令通州、興化代領養。民計丁授馬，馬死，至破產鬻子以償，芻牧解俵之費不與焉，又其孔亟者也。通州代六安養馬八百五十匹，興化代宣城養馬五百四十匹。每十丁養兒馬一，十五丁養騾馬一。自是以後，揚州數被水害，江、儀以南，東連泰州、如皋、通州、海門，田濱江者，苦江湖侵噬無已時。而海門東北迫巨海，海上潮輒漂民廬產。江海交侵，壤地悉坍塌，乃屢遷縣治于內地以避之。自元至元中，一徙禮安鄉，編里三十有七；已遷餘中場；已又遷金沙場，所存里僅十四。乃割通州清幹鄉之六里，與州民鹵丁錯壤而處。區區殘民遺土，以綴旒于荒烟草蕩之中，可哀痛矣。江都以北，高郵、寶應西逼汜光、白馬諸湖，以一縷堤爲扞蔽，而全湖水皆東注。自灣頭、運鹽河水東行者，時北注，而泰州之下鄉與興化受其委，秋水時至，或決防，或溢堤而上，諸郡縣環望皆大澤，歲籽粒無復望，民幾魚鱉者數矣，而縣官額徵夏秋稅糧不可減。於是嘉靖初，海門知縣陳海上疏言：「海門臨江枕海，三面風濤，額

有田地，十垧八九，雖經歷年奏勘，多拘原額，不蒙開除，致使僻海窮民不沾聖化，包賠年久，愈加靠累，一遇徵收，啼哭載道。竊惟乘除消長，理數自然，若新墾者既合增科，則坍沒者亦應除豁。今以既沒之地徵先存之賦，剝有限之肉，應無窮之差，勢誠危急。若不蚤爲蠲豁，恐窮迫之下，致生他變。」疏上，未報。會巡撫都御史唐公龍奏准糧一石，折徵銀三錢，已又折徵輕價銀一錢五分寬之。先是，本府知府鄧文質奏准勘實海門被灘田地、草場一千五頃六十二畝九分，應豁糧五千一百四十九石零。題准每米一石，折銀四錢。嘉靖初，唐公龍又題減一錢，與小麥、豆每石各折銀三錢。雖減折輕價，其實小民望水賠糧。十五年，知縣吳宗元欽奉詔書內開各處水衝沙壓田地，負累人戶賠納，曾經具奏者，撫按官查勘明白，照例除豁。申呈撫按，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，民困稍蘇。然縣地續坍幾盡，今存者無幾矣。詳見後。時興化民張孜等亦以浮糧困累，詣闕奏請均丈田畝，攤其糧于他州縣。議者以爲紛更病鄰，禁勿聽。而監察御史錢嶸通州人。爲通州疏言養馬之害曰：「臣按洪武年間，取勘地土養馬。通州、海門瀕江邊海，中復係運鹽河，故無派俵馬，亦無免徵田糧。永樂中，六安州災傷，暫令替養。地鹹水鹹，草土不服，雖稱種馬，並不產駒，瘦損倒死，十常八九。一經費補，動至傾家，起解赴京，百無一選。每年部司文移，不過令徵價前往北方收買解俵，費用不貲，艱苦萬狀。是通州民獨受養馬之害，朝廷實未嘗獲通州一馬之用也。臣請照海門縣先年奏准事例，一體除豁。先是，永樂六年，海門縣耆民張運奏蒙依准除豁。如不得已，或照徐、豐等處通徵折色，止將種馬免養，以蘇民困。」部尚書張公瓚覆其議，於

是通州種馬遂罷。而興化民援例上請，因併令種馬悉變賣，歲備用馬匹，仍照所坐本折徵解，他州縣如故。通州民德錢甚，爲立祠祀焉。蓋列聖休養生息，垂二百年，於民瘼靡所不軫念，蠲租減折之令，無歲而不下，即軍國大計，不能盡捐以便民，然德意深遠矣。今上初承大統，深念江淮咽喉重地，諸恩恤獨厚。三年，以養駒累民，令變賣輸銀。九年，以種馬變價太重，令諸存留種馬盡變賣，即上馬毋過八兩，每歲量徵芻料。而通州、興化以先蒙蠲免故，并芻料俱免徵。又明年，因革淮安壩稅，嚴諭撫按官，查所屬有非稅課正徵而爲無名徵課者，盡裁革之。十四年，興化縣災，准以臨清倉米萬六千石抵其兌運。二十一年，湖大決，高郵、興、寶諸縣被災甚，知縣歐陽東鳳上言：州縣之被水者衆矣，未有如興化之盡爲污池，沒及廬舍，連三月而不減退。橫目之民，莫必其命，加以偏重之賦，其何以堪？於是准興化浮糧二萬石，永改折色，蓋加意窮民如此。是後倭數蹂躪朝鮮，沿海所在設備，亡何而兩宮三殿災，大司農帑藏日殫屈。上方深居大內，艷心于瓊林、大盈之事。而淮南市猾亡賴以事潛京師，購諸中貴人，中貴人亦欲從與上旨，以陰爲谿壑地，而關津榷稅之使四出矣。二十五年，始遣中使榷兩淮鹽，歲增行鹽八萬餘引供內帑，而正鹽大阻，語具鹽法志中。未幾而儀真亡徒因羽林百戶馬承恩上請：「儀真故有工部廠徵商稅，裁革日久，若遣中官駐劄，歲可榷稅銀六萬有奇，濟大工。」於是設儀真稅監，督瓜、儀沿河商稅。先是，抽分衙門起于景泰年間，題奉欽准于南京工部分委主事一員，駐劄于儀之磚廠，凡江南造甃上供者，總

集于儀真。遇軍民商旅北上，該衙門給帖附運于清源，于通津。至隆慶四年，總河工部准咨爲設處錢糧以濟工程，始以磚廠衙門兼榷徵關稅之務。凡客船上河下江過壩者，分別長短載抽稅。至萬曆九年，埠頭蔣烝等具告漕撫尚書凌，咨南京工部，題革磚廠分公司，并關稅革免，其由開關稅歸併南河郎中。諸分委抽稅官所在相望，初至，民大駭，商旅至委貨自亡匿，而瓜洲民多逐末，倚負販自給，驟若奪其所爲命，罷市鼓噪者累日，賴有司調停安輯之。顧商旅出途者日寡，勢不能取盈，乃令坐賈包稅。又輒以事株連諸富人，動稱匿稅，必盡沒其家貲乃已。諸奸徒附從爲羽翼者，驟起家鉅萬，輸內帑什一而已。其後又以山東礦稅使兼理淮揚船料，因盡括郡縣庫藏以輸大內，而委官馳傳橫行，動挾阻撓明旨爲恐喝，人情益洶洶焉。時巡撫都御史李公鉉、巡按御史安公文璧俱疏爭甚力，李公尋以忤旨罷去。而諸宿猾亡賴益自恣無所憚。又疏言加增沿江船料可八萬，江中洲田增課可二十萬，上俱可其奏。以儀真稅使兼榷船料，勅南守備監專督洲田事。洲田者，沿江州縣田坍沒者，沙土委積日久，漲江中爲沙洲。江、儀、泰興去海遠，洲長菱蘆，其高阜或可田。其在通州、海門、如皋者，近海，水鹹鹵，多積沙，或築埂以禦外潮，而稍樹藝其中，唯殖穀，不長蘆，故自泰興而上以洲名，自如皋而下以沙名。舊制，蘆田俱輸課工部，以供袍服御器及修城陵諸費，以主事一員專董蘆政。厥後民田坍沒數多，附洲民乞于蘆課正供之外，佃餘地以納坍糧。漕撫臣業允其議，而蘆政以職掌爭之力，且南北爭訟，民至相賊殺不顧。而海門自四遷後，沙地悉委江中，爲崇明所侵據，縣士民至詣闕奏

勘，未能復。及是而奸徒因以爲利焉。會有旨詰責中使，督洲田價急于星火，諸佃沙洲田者，所費墾培工本既不貲，且當頽流奔逸之中，此崩彼漲，消長不常，而責每頃多者價百金，民間即捐貲產不甚惜，世爲子孫無窮之害矣。當是之時，中貴人搜括利孔無遺算。而太倉錢穀不滿三十萬，勢不能供邊儲，乃嚴檄郡縣有司，民間積逋、京庫舊賦自六年以內及馬價未完者，限一歲內併完，以濟邊儲緩急。郡縣吏待罪帶徵，慮不能復恤民，顧詔書猶以不忍加派細民及誠中使毋擾害地方爲諄諄云。時都御史李公三才巡撫江北，所上疏尤懇切。略言：「自礦稅煩興，萬民失業，朝野囂然，莫知爲計。閣部、九鄉、臺省、百執事無不剖心極言，而皇上莫之省也。徵權之使，急于星火；搜括之令，密如牛毛。今日開某礦，明日增某稅，怠玩者褫職，阻撓者逮罪，上下相爭，唯利是聞，遠邇震駭，怨讟載道。如臣境內千里之區，抽稅理鹽蘆政之使某置星列，如捕亂亡，加以無賴亡命附翼于虎狼，不逞奸徒託名于城社，假旨詐財，動以萬數，破產傾家，十人而九。至如楚中掘墳得財，生者含冤，死者被雪，毒施人鬼，莫敢誰何。然此輩固不足責也，獨念陛下天托以司牧之任，而乃甘爲此陪尅之舉，祖宗傳以赤子之衆，而使罹此流亡之慘，清宮靜夜，試一思之，臣知其決不忍且安矣。且一人之心，千萬人之心。上愛珠玉，人亦愛溫飽。上憂萬世，人亦愛妻孥。奈何陛下欲黃金高于北斗之儲，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？陛下欲爲子孫千萬年之計，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？試觀往籍，朝廷有如此政令，天下有如此景象，而有不亂者哉？元政不綱，黷

貨無厭，群小擅命，橫徵暴求，是以萬民不忍，共託命于太祖。太祖是以奮其一劍，掃清穢濁，受天大寶，是以得攜而傳之陛下。詩云：『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』此善鏡者也。疏凡三上，俱中寢不報。蓋是時開採榷稅之使徧天下，而楚中被禍尤酷，不獨淮以南然矣。

蘆洲

揚郡濱江之有蘆洲者，惟通州、江都、儀真、泰興、如皋五州縣。在通州之洲十有六：曰蘆涇沙，曰煙墩港，曰任港沙，曰破圍沙，曰蘆潭港，曰桃花港，曰牛路，曰韓家港，曰暫港，曰姚港，曰激港，曰周家港，曰灰港，曰葛家港，曰潘竈港，曰劉家沙，又名青草沙。江都之洲十有五：曰花園港，曰新興洲，曰卞家洲，曰裕民洲，曰保固洲，曰永豐洲，曰後寧洲，曰復業洲，曰永興洲，曰小新洲，曰順洪洲，曰家家洲，曰鞋底洲，曰自陞洲，曰復業砥柱洲。儀真之洲有十：曰青山嘴，曰一餞港，曰朱輝港，曰舊江口，曰鐵錠港，曰馬家港，曰黃連港，曰新港，曰何家港，曰儀真衛東溝洲場。如皋之洲十有四：曰北沙，曰南草灘，曰錢家圩，曰短脚圩，曰北草灘，曰南扒頭，曰東北扒頭，曰北扒頭，曰三角沙，曰張家圩，曰楊家圩，曰薛家圩，曰吳家圩，曰駱駝沙。泰興之洲十有一：曰蔣家洲，曰新河口洲，曰新王洲，曰華光洲，曰煙墩洲，曰姜溪西洲，曰姜溪東洲，曰永生老洲，曰永生南官洲，曰永生三洲，曰永生四洲。

河渠志

昔者禹抑洪水，平九州，任土作貢。揚州沿于江海，浮于淮、泗，于時江、淮各自爲瀆，貢道未通，沿江入海而入淮，達于河也。治古國用簡賦，取足于王畿，無所事漕，雖江海險阻，不爲害。春秋之際，吳王夫差將北伐齊，霸中國，於邗江。注一。築城穿溝，其東北通射陽，西北至末口，江、淮。注二。之通自此始。或云，北神堰亦夫差所築也。注：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十里（二），吳于此築堰者，蓋淮

冰底低，溝水高，防其泄也。

是後吳王濞開邗溝，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皋蟠谿。濞以諸侯專煮

海爲利，鑿河通道，運海鹽而已。三國以後，道湮塞。水經注所載淮陰縣有中瀆水，謂之邗江，

亦曰韓溟溝，自江東北通射陽，固已略焉弗詳。隋既平陳，煬帝幸江都，乃命尚書左丞皇甫大發

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，自山陽至揚子江，徑三百餘里。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，由山陽瀆

入淮矣。唐都關中，漕江南粟，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，四月始渡淮入汴。置巡院發運使于揚

子。於是刺史齊澣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，舟多敗，徙由京口埭，治伊婁渠，達揚

子，即今瓜洲河。以歲無敗舟，減運錢數十萬。先是，漢陳登守廣陵，治山陽，築塘爲田，號陳公

塘。謝安鎮廣陵之步丘，今邵伯鎮。亦築埭溉田，民以比于邵伯甘棠，曰邵伯埭。其後杜佑決雷

陂，李襲譽築句城塘。及元和中，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，復大修陂塘，築堰于高郵，泄有餘，防不

足，以通利漕輓，旁灌田千餘頃，今所謂平津堰者也。宋都汴梁，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，於是江淮漕最重。太宗時，發運使喬惟嶽于建安軍創斗門二，築三堰，設懸門積水，潮平，乃洩之以便漕。天禧中，發運使賈宗言：「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，歷堰者五，糧載煩于盤剝，船艦速壞。請開揚州古河，繚城南，接運渠，毀龍舟、新興、茱萸三堰，鑿近堰漕路，以均水勢，歲可省官費數十萬。」詔從之。明年，役成，水注新河，與三堰平，漕大便利。其後漕規寢弛，河淺涸日甚。宣和中，詔發運使以車畝水運舟。尋遣中使按視，欲浚運河，與江淮鉞平。或議于盱眙鑿渠，出宣化鎮口，下發運使陳亨伯議。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，子諲曰：「運河高江淮數丈，自江至淮數百里，人力難濬。昔李吉甫廢開置堰，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，復作歸水澳河，惜水如金。比年行直達之法，走茶鹽之利，且應奉權倖，朝夕經由，或啓或閉，不暇歸水。又頃毀朝宗閘，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爲之節，故山陽上下不通。欲拯其弊，宜于真州太子港築壩一，以復懷子河故道；於瓜州河口作壩一，以復龍舟堰；於海陵河口作壩一，以復茱萸待賢堰，使諸塘水不爲瓜洲、真、泰三河所分；於北神相近作壩，權閉滿浦閘，復朝宗閘，在淮安界。則上下無壅矣。」亨伯用其言，于是運舟復通利。紹興初，以金兵蹂躪內地，詔毀拆真揚閘堰及真州陳公塘，無令走運河以資敵用。於是揚州灣頭口閘及通泰、白蒲諸堰並決毀。顧勢不能遏敵騎，徒廢堰以漫漫民田，于禦虜之策末矣。紹熙中，淮東提舉陳損之始言楚州、高郵之間，陂湖渺漫，茭葑

彌滿，宜創立隄堰以爲潴泄。乃築堰，自江都經高郵、楚州、寶應，北至淮陰，達於淮；鑿新河，自高郵入興化，東至鹽城，極于海。又于揚州墟鎮創斗門，引水由泰州、海陵，南至泰興，徹于江。所經畫甚具，溉澤鹵田以百萬頃，近日議入江入海水道，當以此爲據。兩淮之民賴焉。自春秋、邲溝之役，迄于宋千有餘年，河或通或塞，諸隄堰或時廢置不常。大較廣陵地高阜，西自盱、泗、壽春、諸汭、濶、泉、潦之水，越十四塘，注於高、寶之三十六湖，東北趨射陽、鹽城入海，東南入江，水順流徑而易泄。宋胡宿所謂江習下而河踞高，若隄防一決，涸可立而待，爲運道梗。故以塘潴水，以壩止水，以澳歸水，以堰平水，以涵泄水，以閘時其縱閉，使水深廣可容舟，有餘則用浸灌，以無闕運道而止矣。且于時黃河未徙而南。宋咸平、熙寧中，一決鄆州入淮、泗，再大決澶州，合南清河入于淮，俱遣使者捍築而塞。淮水自楚州以北，倚高家堰爲捍蔽，淮獨趨雲梯關下海，不闌入于諸湖，故淮南河雖時有泛溢，不爲災，乃今昔之利害殊焉。元置海道轉運使，凡東南漕俱仰海運，淮、揚河復湮廢。明興，高皇帝定金陵，引江帶湖，運艘尾銜鱗次進，江以北不事漕。洪武九年，用寶應老人栢叢貴言，發淮、揚丁夫五萬，令有司督釐高寶湖隄六十餘里，以捍風浪。已，栢叢貴又言：「寶應自槐樓抵界首，沿湖隄屢修屢圯，民苦役無已時，開寶應直渠便。」從之。繇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，築長堤一，長與渠等，期月而成。引水于內行舟，蓋以休息民力，且令舟行者免湛溺之患，于憂人至矣。成祖擇天下形勝，都北平。京師百司庶府，衛士編

氓，仰東南漕粟爲最急。永樂中，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，罷海運，復元會通河故道。又徙河故道，自開封北循魚臺塌場口入會通河，南與淮會，於是運河跨江絕淮，經河越濟，兼四瀆之水爲漕用。而邳溝爲其員官，視唐宋時益重矣。先是，平江伯陳瑄督海運，及會通河成，命瑄理漕河事。瑄既疏清江浦，遂浚瓜洲、儀真二壩，祛潮港之湮。築高郵、寶應、范光、白馬諸湖長隄，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，構梁以便牽道。後康濟河因此。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，置江口四閘。江南漕舟由常州西北孟瀆河渡江，自運鹽河至灣頭入漕，以省瓜洲盤壩之費。後以分泄漕水及私鹽船盛行，遂廢。又倣宋平水法，于運河東岸爲減水閘洞，以限則水勢。七尺以下，畜以濟漕，水長，則減入諸湖，會于射陽湖以入海。用水有節，灌溉尤便，岸東西之田皆利焉。初治邳溝時，有欲由滁州、六合縣鑿河通運，瑄以六合多石阻，涸輒損舟，漲則尤險，易爲敗，乃決復唐宋故河，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，皆瑄所經理^(三)，至詳悉，迄于今是賴。自是以後，黃入淮，沙泥墊淤，勢漸高于裏河。淮入海，滋不利，時破高家堰而南，又挾黃入新莊閘，黃水內灌，而揚州陳公、句城諸塘久寢廢。附塘民或盜決防，種蒔其中，諸水悉奔注高、寶、邵伯三湖，潏養三百餘里，粘天無畔。每伏秋水發，西風駕浪，砰訇若雷鼓，舟觸隄輒碎。又勢不能無決隄，隄決而迤東之田沒焉，甚則衝城郭，漂室廬，其爲害已劇。弘治中，黃河大決原武，瀾漫四出。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。昂既防塞諸決口，分黃河使南入淮，患稍寧。乃奏以會通河餘貲開復河于

高郵堤之東，自州北之杭家嘴至張家溝，長竟湖，兩岸擁土爲隄，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岸，引舟內行，以避甓社諸湖之險。功成，賜名曰康濟河，蓋即平江伯瑄所鑿故河也。是時，洪武中栢叢貴所議開寶應越河亦湮廢日久。正德十六年，提河郎中楊景言寶應湖極險，當倣高郵康濟河例，築越河。嘉靖中，御史聞人詮、員外郎范韶、按察使仲本屢以爲言，事因循不果行，而五塘或修或廢，大較不能發長策，復舊制，爲國計長遠之慮，僅補苴隄閘，爲文具已耳。嘉靖末，塘益廢，民請輸官租爲田，然湖積水愈多，引而入江，不虞涸，故運道亦通。隆慶四年，黃河決崔鎮，淮大潰高家堰，水洑洞東注，溢山陽、高郵、寶應、興、鹽諸州縣，漂室廬人民無數，淮、揚墊焉。淮既東，黃水亦躡其後，決黃浦八淺沙，隨水入射陽湖中，膠泥填閘，入海路大阻。久之，乃東漫鹽城之石碓口及姜家堰，破范公堤而出，入于海。自邵伯湖南奔瓜、儀入江，又旁奪芒稻、白塔河以去。每歲夏秋之交，諸郡縣實土鍵城門，城不沒者數尺，蓋災甚矣。萬曆六年，上遣督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，乃申平江伯故畫，築堤起武家墩，經大小澗，至阜寧湖，以捍淮東侵；築堤清江浦，沿柳浦灣迤東，以制河南溢；自淮至徐，築遙、縷隄亘六百里，以束水歸漕，河暫安。唯寶應越河議尚寢。十年，湖益汹涌溺舟，撫按臣相繼題請，給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，議始決。以十二年築新堤一道，西仍舊堤，加高厚，南北建二石閘。其明年，役成奏聞，賜名弘濟隄。於是運船入高郵、寶應，經兩越河，不復苦漂損如異時，然後知建言者之爲利也。其後黃勢